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七八

魯山木先生文集十二卷首一卷魯山木先生外集二卷 魯九皋 撰

一

香亭文稿十二卷 吳玉綸 撰

二二七

味燈書屋詩集八卷 沈業富 撰

四〇一

梓廬舊藁一卷 朱休度 撰

四七一

壺山自吟藁三卷附錄一卷 朱休度 撰

四九三

俟寧居偶詠二卷 朱休度 撰

五六九

書帶草堂詩鈔二卷 鄭廷泣 撰

六一七

不自收拾集二卷附詩餘一卷 王繼耀 撰

六六七

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仲秋鐫

魯山木先生文集

魯山木先生文集

山木居士集序

乾隆庚子余奉

命按察江西既至即知魯君潔非

名蓋君成進士已十年矣會余在任三月遽以憂歸未

及見君也及戊申冬復量移江西布政使方以得見君

為喜君亦具書來約嗣以母憂不果而余旋被召入

京師蓋兩人相見之難如此然君先以山木居士集寄

余時時繙閱之因識君窮理盡性之功立身行己之概

暨夫學問之淵源文章之軌則聲音笑貌顯顯如在目

前雖不見君猶見君也今年辛亥夏君服終謁選於吏

部始得與君相見然後知君之所以為文非偶然也余

魯山木先生文集

朱音序

嘗謂魏晉六朝初唐之文迨昌黎而一變而自唐至北

宋之文至南宋而又一變大抵淳古淡泊不事雕飾適

盡其意之所欲言而於窮理盡性立身行己之故紆迴

反覆使人各得其解而可以著之施行此其體自朱子

發之得朱子之學者蔡季通黃直卿劉晦伯陳安卿等

皆今福建人劉子澄李敬子張元德等皆今江西人而

朱子又屢仕於其地故學問文章之緒希風接迹者惟

此兩地人為多君生江西之新城端慤沈靜讀書取友

外蕭然自遠於流俗而是時建寧朱太史仕琇生平誦

讀朱子以能古文稱君從之游又最久承其指授則若

得朱子之傳信矣文字之淳古澹泊逾於尋常豈不宜哉古之君子聞聲則相思相思則命駕如朱子在白鹿洞子靜訪之在寒泉精舍與伯恭信宿是也吾兩人慕悅如此久之得見其文又久之始得見其人而君今以進士謁選將分符以去幸而見者又不獲長相見矣故舉君之所以爲文與夫能接南宋之緒著於簡端用告世之讀君文者亦見吾兩人相慕而相悅不在區區離合之迹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七月既望青浦王昶序於都門之杏花春雨書齋

送魯絮非赴夏邑任序

前人

魯山太先生文集

卷首序

二

縣令爲親民之官蓋一縣之境大者四五百里小者一二百里境狹故耳目易以周凡地之肥瘠望而可辨也性之剛柔近而可察也俗之奢儉顯而可見也風尚習氣之所趨愁苦疾痛之所在若何而養若何而教不難口講而指畫也故有愛民之心欲以達之於民惟縣令勢爲最易然余讀震川送吳純甫序稱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一爲官守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游奉承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蓋其無良不肖自震川時已然然則雖有愛民之心必無以見於政事況其桎之反覆不足以存仁義

之良者乎如是而民將何賴焉我友魯君絮非自其少時誦法聖賢同胞同與之意慨然常欲以自效及其成進士也例得爲知縣而恆有吾斯未信之意家居十餘年講求於保甲食貨常平荒政諸要至詳至悉常取古今之宜而又加斟酌焉然後謁選於有司君之視縣令墓重矣其將推愛民之心施於政事無疑也 聖天子勤求保赤雖難之待飼老雀之含蟲偶有所觸莫不加以 宸章頒諸疆吏以賜於有司即有無良不肖將皆感激奮興用副惻怛慈仁之 至意而巡撫馮公方伯蔣公咸以老成清素見重於當時如震川所云

魯山太先生文集

卷首序

三

云固已深惡而禁草之矣君之至太原也有不驩然執手相得而益彰者哉三晉爲堯舜禹故都其民以樸儉爲歸憂勤爲尚雖萬屢伐檀不嫌於寒陋而夏邑又司馬文正公之鄉書儀家訓其教必有存於閭閻者以公胞與之殷講求之素處易爲之勢治至儉之地如梓之應如草之偃措愛民之心以無愧爲親民之官一雪震川所云而樂得行其志也詎不快歟故於別也不以悲而以爲慶焉

祭魯絮非文

前人

循吏之傳肇於史遷表其悃悃以警矯虔厥功非一

惠所先利爲之道害爲之損幾碑勒石世美其賢茲風漸替流爲凶戾芑苴所需室家所計頭會箕歛以供貪鄙割此脂膏肆乃鞭笞牧人牛羊奚忍如是積習已成爲之裂眚嗚呼絜非夙尚清修蘊爲德行程朱是求發爲文詞會王是儔中年釋褐返於林邱似玉含璞似珠伏流久而後出民隱爲憂溫國之鄉遺風未邈師其恭儉法其忠孝必先必勞以富以教同官駭疑迂愚騰笑爰賴中丞覺羅君長齡君揔其自好廉而不劌俟著成效嗚呼我在豫章早熟君名林深豹隱光耀以呈讀君之作與道爲營莫我肯顧愴恨於情京華相見意合心傾謂我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首序

四

知已御李之榮我亦喜君如珀拾芥期以仁聞慰我衰邁胡不慙遺忽悲露薤方我南歸聞之心痾有文傳世有子繼代適去命也於君何礙所恨悠悠循良安在灑涕告君情辭慷慨砭愚訂頑用示察案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姚姬傳先生作

君諱九臯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寧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爲

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鼎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鼂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已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鼂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矣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鼂聞寓書諫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首序

五

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達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鼂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

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彙銘銘曰孰謂儒生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寔德在夏而士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山木居士集序

閩粵文壇近推朱梅崖先生爲職志梅崖之文祖法秦魯山木先生文集卷首序

漢晚更喜稱姚牧菴歸震川新城魯君絜非學古文於梅崖不遠數千里郵寄其文示余其稱梅崖教人每舉歐陽子之言謂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可耳觀此絜非之學於梅崖者可知矣余嘗論文章之道非獨其學優也其得於天者固殊焉故爲文必稱其質得天地清淑之氣者無昧迷雜揉之病其發於文也有理而不紊和而安不必抗之使高而理不可踰不必抑之使深而趣不可窮蓋自然之妙如此絜非之文既得其自然其於梅崖必有合以天者余雖未親見絜非然吾以知絜非之人有理而不紊者也而安者也書以復

絜非且就正梅崖先生焉乾隆三十有七年秋七月淮縣同學弟韓夢周拜手序

乾隆己酉傳安受知於大興翁覃溪大鴻臚爲拔貢生與新城魯純之習之兄弟同年因得拜見尊甫絜非先生承以已刊之山木居士外集見惠嘗旨得味思慕彌殷越四十年守官海外延先生冢孫仁本爲記室乃得借全集鈔本而讀之洵哉心平氣和仁義之言藹如也憶曩歲翁師亟賞純之昆季經學爲作魯貢雙玉歌手書付梓徧示及門而傳安與萬載辛敬堂紹業亦以能說經附入歌中時傳安治經尚淺未知漢宋學之異同魯山木先生文集卷首序

及遊師門始得由委溯源習之年甫及冠已遽於漢學固知先生家學實能穿穴鄭孔賈傳注疏義而不拘拘於章句語錄矣後十年得讀青浦王述庵侍郎春融堂文所載山木居士集敘稱先生文淳古淡泊似子朱子承朱子之學者江右閩中最多先生從學邵武朱梅崖太史實得紫陽文字真傳侍郎之言如此得母文與學所從入固殊途耶今尋繹全集乃知先生所學歸於躬行博綜乃餘事也方其志在行古入之道必欲兼通其辭而言皆有物矣其論文謂學者不當求諸文字惟所學得其正則文不求至而自至夫學之得正孰如朱子

設誠致行孰如朱子以此爲斬向何患言不盡意行不逮言豈必奉一古文家而斤斤焉揣其聲情究其法度然後有合知此意者乃可讀先生之文矣先生當日設教最喜叔子習之與甥陳石士閣學之穎異乃習之僅登賢書亦後先生不祿閣學爲諸生時曾受知於翁師後釋褐入詞館念舅氏如明發念中表如今原適翁師老年子告家在京城既耄而勤於學傳安以選人入都閣學延主其家時時偕侍師席翁師講論之餘每太息兩魯生之不幸早世猶幸有似舅之無忌能承其緒也夫傳先生之學嗣與出一也朱子以閩中爲梓鄉以

魯山太先生文集

卷首序

八

江右爲過化先生之教已盛行於梓鄉今閣學奉命持節視學八閩又推先生之訓以勵閩中學者俾得私淑以幾於道亦於紫陽有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閣學之於先生殆猶勉齋之於朱子歟會閣學彙刻先生文集仁本索序甚殷傳安稽其簡端僅有濰縣韓理堂敝而未載王侍郎之作因并春融堂贈行一篇錄寄閣學而述年誼及仰服之誠於後云道光庚寅夏六月之望年家子鄧傳安謹序

山木先生文集後敘

乾隆庚子辛丑間山木先生嘗自刻其未經梅岷先生評定文爲外集四卷及丁未避安慶見姚姬傳先生歸而自定其文爲初編次編三編寄質於姚先生姚先生爲論次之其本今存用光所及辛亥作令於山右自刻其官行文字爲翠巖雜稿先生既下世其叔子嗣先屬用光以全集乞姚先生爲刪定之嘉慶戊午姚先生以寄用光於陳州諾爲之敘而未及爲也用光今據姚先生所定本編次爲十二卷其文之前後則先之以梅岷先生所論定者次之以已刻之外集又次之以姚先生

魯山木先生外集

後序

一

所論定者每卷之先後皆如是而翠巖雜稿則列爲外集十三卷十四卷又附以先生族弟賓之文爲十五卷先生叔子習之文爲十六卷先生少從先大父凝齋府君研究儒先之書而獨喜象山陽明之學既受古文法於梅岷先生而其所自得冲澹夷猶別成其體於梅岷之外其爲人嚴毅刻苦以自需而誠懇肫摯以待人其於宗族親戚鄉黨間因事而導以義因人而勉之善數十年鄉人皆仰爲鉅人長德也當成進士後需次當得知縣或勸之出者先生曰吾自度迂疎無濟於時伏處里閭勉爲陳仲弓王彥方不亦可乎及晚年以身累不

得已謁選得夏縣而非其本意也顧自先生出而鄉黨風氣漸趨澆薄及先生卒於官迄今卅餘年而先輩敦厚之風渺然盡矣讀先生文孰不慨然有今昔之感乎用光九歲而失恃先太夫人屬伯兄有先用光於先生謂舅氏其終能教二子以正學先君子約堂府君官京師時復屬先生爲經理十倉之敘故事用光居家塾嘗見先生與農夫野老雜坐問晴雨乃有以知稼穡之艱難及稍長以次得聞儒先之派別古文之義法及已酉省先君子於太平辛亥歸而先生以謁選北行矣自是惘惘無所依恃至於今日已四十年而用光年亦六十

魯山木先生外集

後序

二

有四矣追惟提命如昨日事而齒衰而學不加進無以稱傳習之望校刊遺集安得不愴然以思悄然以悲也先生文向惟韓理堂一叙鄧盱原太守謂王蘭泉侍郎亦知先生者所爲敘宜并刻之乃并其贈敘祭文及姚先生之墓志盱原之敘同列於卷首而用光詳述其淵源之所自及校訂之義例爲之後敘云先生名仕驥晚更名曰九皋此墓志所未及詳者特著之庶俾後之人無惑於卷中前後稱名之有異也衡光十一年秋七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福建督學使者受業甥陳用光謹敘

魯山木先生文集卷一目錄

雜著一

性命

氣質

五常

私欲

讀小畜初爻

讀遯卦象辭

讀益卦初爻

讀小過象辭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一 目錄

禮儀或問

書四禮翼後

書羅臺山張爾岐傳後

讀法言

書原道後

書韓文公登封縣尉盧殷墓志後

書李文公復性書後

書蘇文定申三省請罷青苗狀後

書范文正與韓魏公尺牘後

書范文正家書後

書李恭伯集後

書會文定序越州鑑湖圖後

書厚齋先生小盤谷尋樂窩記後

書楊念齋遺墨後

題興賢會冊

書鉛山蔣太史官戒詩後

書釋氏死生輪迴說

書勉哉遊草後

書汪輦雲弔趙山南樂府後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一 目錄

二

魯山木先生文集卷一

桐城姚姬傳鑒定本

受業甥陳用光校刊

雜著一

性命

天以元亨利貞之德賦於人謂之命天之命渾然至善者也人受之而爲仁義禮知之德謂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情情也性也命也一天之道也天之道元亨利貞而已矣運行於時則爲春夏秋冬春生元也即人心之仁也夏長亨也即人心之禮也秋歛利也即人心之義也冬藏貞也即人心之知也至於貞下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一

一

又起元而天之道終古運行不息矣故天之道元亨利貞其實一元而已矣人之道仁義禮知其實一仁而已矣天以生物爲心雖歛藏而實蘊發生之機人以愛人爲心雖忿怒而不失慈愛之隱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易大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之謂天賦人受接續之間固渾然至善者也第人自有生以後而有氣質之偏故曰成之者性至於感物而動而私欲蔽之日推日遠遂失其仁義禮知之常性而棄絕乎天之命貌雖人也而頑然一物而已矣然方其私欲未起氣質雖偏而渾然至善者未嘗不在焉故易傳又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嗚呼此天地之性所以人爲貴也學者於性命之原其可不知之乎

性命之理未易言以學者茫然不知其故姑類聚先儒成說質言以示之 自記

氣質

左氏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氣質之性所由見也氣質之性亦未嘗非天之所命也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之中二氣絪縕粹美冲和人從其間迎而受焉故獨貴於萬物而爲萬物之靈萬物亦天地所生也亦未嘗不受天地之氣第非其中故偏得天之

魯山太先生文集

卷一

二

氣者爲禽鳥其性清明其爲物善飛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也偏得地之氣者爲蟲魚走獸其性重濁其爲物善伏所謂本乎地者親下也惟人也得天地粹美冲和之氣故貴於萬物而爲萬物之靈遂足以用乎萬物而人之生又有聖狂之分知愚賢不肖之別何也此氣質之爲之也氣無形也麗於質以成形人之生也四體具焉質也其能知覺運動者氣爲之也有氣而後有質人之生也固皆受天地之中矣然或稍過乎中而得天之氣居多則其氣常清而質亦秀第不免或失於薄故夙慧之子嘗多夭焉或稍不及乎中而得地之氣居多則其

氣常濁而質亦頑故遲重樸魯之人常執滯而不知變通焉此知愚賢不肖之所以別也至於天地清明陰陽和會於粹美冲和之中尤極粹美冲和人之鍾是氣以生者生而神聖不假學問此曠世而一有者也是氣也物生值之亦爲麒麟鳳凰非他物比也其或天地晦冥日月薄蝕於粹美冲和之中忽而乖沴駁雜人之鍾是氣以生者生而暴戾不可化誨此亦曠世而一有者也此聖狂之所以分也然則聖人其皆生而神聖者乎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是知聖如堯舜則生而神聖者也如湯武則亦學以化其氣質之偏而後至於聖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命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斯言也其足與孟子之言相發與嗚呼學者亦善反之而已矣

向侍梅崖先生先生與論左氏傳劉子之言大旨如此因推闡其意而成此文 自記

五常

仁義禮知天之所以命於人者而有信以貫乎其中是謂五常常者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是故天有

魯山太先生文集

卷一

三

四時春夏秋冬而以五行太火土金水之序配之則土旺四季而尤旺於季夏五行非土不生非土不養人心之信亦如是焉已矣故能信而仁義禮知皆實也此天之命所以渾然至善而人得之以成性者也然五常雖皆以信貫而仁實足以統乎五常何也仁之渾然在心也慈愛惻怛其發而施之於人與事也各有條理是之謂禮行而宜之是之謂義道濟天下是之謂知行之而不失其常是之謂信故五常一仁而已矣故天之道元亨利貞而元者善之長君子受天明命而體仁足以長人此性命之原聖之所以希天也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一

四

氣質私欲五常三篇皆申明性命篇之意自記

私欲

甚矣人心之仁之未嘗一刻息也今人自有生以後知有其身於是乎所以私其身者無所不至及夫可欲之物日來於前飲食男女聲色貨利交攻鬬進而此心爲物所誘欲動情勝必求所以遂其欲而後已欲之弗遂因而相攻相取相爭相奪雖父母兄弟有所弗顧焉其亦不仁甚矣然而於此正可見其仁何也彼其所以見可欲之物而必求遂其欲者私其身也私其身者所以愛其身也愛者仁之發也第不知身有所自來故父母

亦弗顧焉不知身有與同立雖兄弟亦弗顧焉推而廣之益不知矣患在蔽於有我之私而欲遂得以乘之也是以聖人論爲仁之方在於能近取譬而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非以人心之仁本未嘗息故可強恕以求之與夫能推其愛一身者以愛人而仁不可勝用矣後世釋老之教屏絕嗜欲自私其身彼自以爲至仁而不知夫天地生物之仁至其身而已息也嗚呼此性善之說孟子所以不得已諄諄爲世言也

此亦朱梅崖先生論韓子博愛謂仁之說如此釋老自私其身亦梅崖先生之說也自記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一

五

讀小畜初爻

小畜之下卦乾體也乾之初曰潛龍其占爲勿用則此所謂復自道正潛龍之德也又震得乾之初畫其在復之初曰不遠復則此所謂復自道者自復於道也皆不待陰之畜而始復也蓋以遇合言之則陰者時之未可也陽者識時者也知其不可而不進是知幾也潛龍也以畜德言之則陰者形也陽者神明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以心制形不待以形檢心也此顏氏之子所以庶幾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爲具潛龍之德也

讀遯卦象辭

否之象曰不利君子貞小過之象曰可小事不可大事此曰小利貞者何也當遇之時二陰漸盛天下大事無可為矣所以避而亨也然身家之事不可不自守以正也所以小利貞也至於否之不利君子貞則當儉德辟難矣小過之可小事不可大事則當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矣蓋小人初盛雖忌君子而有傷善之心為君子者但當善以遠之不入其機穽可也大象所以有不惡而嚴之辭也若小人志得意滿之時其忌君子益深其所以傷善之智計益毒每欲網羅君子入其黨類而為之分謗於斯時也苟非儉德辟難稍一委蛇則

魯山本先生文集

卷一

六

如揚子雲蔡伯喈身入惡黨不能自出若徑行其志又蹈黨錮諸賢之禍矣所以貴見幾之早也易於陰陽消長之際其垂戒君子深矣

讀益卦初爻

當損上益下之時而初受四之益初在卦下無位者也是上有大臣能虛已以下賢子子于旌在浚之郊素絲紉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必有以昇之而後可也又如盛明之世養士於學息農於野通工賈於道路厚其廩餼薄其征稅為士者必自成其才以為國家用為之者必力田以奉公上為工賈者必善其事通其有餘以

其力皆利用為大作之義也必元吉乃得无咎也

讀小過象辭二

本乎天者親上飛鳥親上者也而曰不宜上宜下者何惟其親上故不患其不上唯患其不下焉耳所謂下者中也鳥之視林皆下也故曰翔而後集又曰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下也如飛隼之戾天骨肉皆化則凶矣君子之行固貴乎高然性本高明而更極其高則過矣聖人於狂簡所以必歸而裁之高明者貴於柔克也

魯山本先生文集

卷一

七

又按小過之行陰過乎陽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此卦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儉德之事也君子處亂世惟是謹厚自守粥粥若無能乃可以自全耳文采外見則難保矣是亦飛鳥宜下不宜上之意也揚子雲謂君子處治世若鳳處亂世若鳳而未免為王氏所羅何哉蔡邕楊德祖以下又不足言矣

禮儀或問

或問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子之據經而辨析也允矣顧執春秋左氏傳儀也不可謂禮一語謂禮行於朝廷閭門之間別有所以繫屬統紀乎人倫者敢問是何物也

曰夫禮有通言之者有專言之者通言之則禮儀威儀皆禮也專言之則禮者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也其在朝廷必也辨上下定民志俾朝野臣民清和咸理而後謂之禮焉其在一家必也正情性謹好惡俾閨門內外肅雍咸宜而後謂之禮焉而禮儀之見於朝廷者則朝聘燕饗其大者也見於一家者則冠昏喪祭其大者也若威儀則又通朝野上下之間無一人一時之可或離者故禮儀威儀皆禮之著也而不可遽執是以爲禮今試以祭祀言之自省牲滌濯至於祭畢而燕其爲禮儀也其繁其威儀之緣禮儀而見者尤繁而所以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一

八

爲禮者則在於對越祖考實有如親聽命之誠也此匪獨其當祭之日如此云爾其散齋七日也精神凝聚已翕然與祖考爲一體焉其致齋三日也志慮專壹猶穆然見祖考之降鑒焉其誠若斯斯之謂禮然有其誠而不假諸升降灌獻以行之則亦無以將其誠故曰禮儀威儀皆禮之著也而特不可執是遽以爲禮也知乎此其他可推而知矣余悲夫人之惘惘然昧於禮儀威儀也而又懼人之嫻於禮儀威儀而不進求夫禮之本也於是詳辨之

書四禮翼後

魯山木先生文集

古者聖人之所以教人禮而已矣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古者民生質厚雖有氣稟之偏習俗之累而於天命之本然猶未甚漓是故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俾之循循然約於其則其上焉者有以反情復性而入於聖賢其次亦不失爲寡過之士此命之所以定也橫渠張子深於禮者其言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嗚呼盡之矣夫禮者人治之大者也上自朝廷而下逮於閭門里巷之細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師友

魯山木先生文集

卷一

九

賓主長幼之倫非禮則渙然無所繫屬而蕩然莫可統紀禮儀威儀亦儀耳安得爲禮然非儀則禮無由以著故禮儀者自冠昏喪祭以達於朝廟燕饗辨其器數節文之詳而有三百焉威儀者自視聽言動以至拜跪坐立一飲一食之細防其邪僻示以中正而有三千焉故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經禮爲經曲禮爲緯皆所以文乎禮者也其爲經緯也又有本末先後之分焉行禮之君子必兢兢然辨之然是儀也在昔聖人制禮之初必先有禮儀而後詳其威儀而在禮教大明之後必先習威儀而後可從事於禮儀而儒者之以禮教人也尤

必先明乎聖人制禮之本原於天命而後俾之日習乎威儀而不為虛器善夫呂叔簡先生之言也曰冠祭一朝禮耳昏自納采至親迎六日喪二十七月而止教之不豫斯須何有教之不繼斯須何有甚矣其言之得禮之本也今以人生自幼至老耳目手足血氣心知蕩無檢束之身而屑屑然從事於冠昏喪祭之儀文度數以為禮此即百不失一其與晉女叔齊所譏魯昭公之習儀以亟者何異其得為知禮之士乎哉先生之為四禮翼也所以豫之於冠昏喪祭之先而繼之於冠昏喪祭之後者也其言皆民生日用常行淺近易見之言無一

魯山太先生文集

卷一

十

言及於禮儀威儀先生之意豈不以儀禮戴記昭然為經而臨事而行固有朝廷典章制度又有若文公家禮者可據以參稽從事惟是人生自幼至老耳目手足血氣心知不可蕩無檢束故為此不得已之言以救世庶幾返其澆薄歸於質厚不大漓乎天命之本然由是以行禮而禮不為虛器乎嗚呼此行禮之餘論學禮之通論也是可為習威儀以從事乎禮儀者導之先路矣高安朱文端公以為先生此書雖與六經並存可也嗚呼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書羅臺山張爾岐傳後

余幼讀中庸及復於儒先講說茫不得其所謂已而讀禮記義疏又疑中庸言道之書也何以亦列其中及讀橫渠張子正蒙書其辭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左氏傳亦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乃竊嘆以為中庸一書殆子思子所以明修道之教乎其所以為教者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曷以乎橫渠張子以禮為教殆即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教乎嘗欲著一論以明其旨而未敢自信也臺山羅子來過出此傳相示其載先生中庸論何其

魯山太先生文集

卷一

五

博以辨也余於是又嘆我心所欲出之言古人已有先我而言之者而不覺快然也噫道虛位也禮實事也離事無道然則言道者又安得舍禮以為言乎先生之言其有自來矣

讀法言

余少好觀揚子法言每讀其書覺於文辭有進後見曾子固氏與王深甫論楊雄亦謂自度其學之進必於雄書有所得且謂介甫亦以為然蓋其為書之體誠熾於文辭而足以達其深湛之思故自韓子表章其書而綴文之士靡不愛之及朱子修通鑑綱目以其仕莽也特

書爲莽大夫於是儒者鄙其爲人並其書亦嘗毀之不遺餘力矣聖人有言君子不以人廢言雄之仕莽誠昧於去就之義君子所蓋得獨其書之所言有足采者亦何必廢也抑雄亦不幸而有其書之足采耳不然仕莽者豈獨雄一人何後儒獨於雄責之深也然則士之有文章者自愛其身宜何如豈獨去就之大節不可或苟即交遊不慎如蔡邕之於董卓柳宗元之於王叔文亦足以汙其身而取禍矣因讀揚子書牽連書此嗚呼觀於此若能無悚然懼惕然省乎

書原道後

魯山朱先生文集

卷一

三

唐初以國姓祖老子立元元皇帝廟而老子之書盛行士大夫多讀而好之其於佛也特以求福田利益而已其書猶未盛士大夫之浸淫其邪說者尚少也故韓子於老必闢其言而於佛特闢其法然老佛之教足以動人以人之畏鬼神禍福者衆也故韓子復舉先王之教仁義道德之說足以格天神饗人鬼以正之而老佛之徒日盛又以仁義之道不行世多窮困之民故遁入其中以求養耳韓子深明其故欲絕其根株故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庶乎其可如此闢老佛斯不爲空言而實足以見諸行事者也原人原鬼

又本此二意而暢言之嗚呼此韓子之所謂老而著書者乎

書韓文公登封縣尉廬殷墓誌後

詩者情之動也情動於中不得已而有言言焉而有資於勸懲君子觀之有以知其情之正也無書不讀而止用以資爲詩則其志荒矣此自古詩人所以多窮非詩之窮人由其憔悴專一之心自召其窮也况既專以詩爲事則志在以詩名好名之人必取奇窮且招陰禍甚可懼也因讀韓子文而有感爰書其後以爲學者戒焉

書李文公復性書後

魯山朱先生文集

卷一

三

性者情之藏也情者性之顯也不有藏也何以有顯既已顯也豈遠其藏惡有藏者善而顯者不善也哉習之之作復性書也以爲性善而情昏之欲制情使不作弗思耳矣然彼亦有所見而云爾彼蓋自驗於喜怒哀樂之弗得其儕而以爲是情之昏也夫喜怒哀樂之弗得其儕誠過也而遽以爲昏則非也其流而入於邪知誘於外物至而人化物則昏而惡矣然則人之昏而惡也是物之移其情也非情之罪也習之賢知之過用情往往過乎其中於是欲矯而克之以聖人之制禮樂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以爲是賢人之所以復

其性者也。循是說也是即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已不亦善乎？顧其歧性情而異視之尊性以抑情則其為說之未審也。讀是書者師其復性之善而不惑於其情昏之說則得矣。

書蘇文定公申三省請罷青苗狀後

自荆公創立青苗法而一時賢士大夫交章論之者無慮千萬言。綜其要大抵不出子由四害之說。然荆公為鄆縣令時實先自行之民以為便即其立法之後行之天下未嘗無一二州邑便於民者。大抵宋承五季之後豪強兼并之家屬民已甚窮民無所控告一遇朝廷有

魯山朱先生文集卷一

古

薄息貸民之事而州縣吏又稍能愛民不為苛刻以此行之於民民遂欣欣然以為便耳。此荆公所以力排羣議而持此法及其行之既久雖以司馬溫公之當國猶未能一旦遂變也。夫錢一入手費用橫生及至納償往往破家此其為害雖以良吏行之猶不能免而愚民無知既已陰受其害而猶羣以為便大可哀也。即如今日質肆其名未嘗不以為便民然吾見撲陋之鄉類多溫飽之戶及一有質肆不數年間遂變為窮乏矣。此民之陰受其害而不覺也不特此也。朱子社倉之法為備荒而設也然行之不善與青苗何以異焉何也？自官行之

其所以抑配者猶是也。即自民行之而四害亦不能免也。必也仁人君子有任卹之實心為蔀屋謀生全因地制宜相時變通善其區畫則有社倉之利而無青苗之害何也？社倉青苗同一春放秋歛也然而青苗所放者錢小民當穀貴之時而領錢買穀及穀賤之際而又賣穀還錢是名為二分息而不啻一倍再倍矣。若夫社倉所放者穀也穀貴之時小民借穀穀賤之際仍以穀還是雖多取其息而折錢計之與無息等其利一也。且荒歉之年小民所患者無穀耳有社倉以蓄積於平時雖遇荒歉農民得借貸而食若不知有荒其利二也。春耕

魯山朱先生文集卷一

五

之時農民珠視穀粒及禾稼登場倘遇豐年則不免浪費有社倉為收貯之則無耗散之虞其利三也。以此計之豈可與青苗同論焉？然而自官行之則害與青苗同抑配一也。奸胥蠹役藉端騷擾額外橫索二也。放時得賄而給借及歛按籍而追逋催督比責使小民雞犬不寧三也。即自民行之亦不免四害者何也？有社倉於此視為故事春散而秋歛之耳其有濟無濟不問也是亦不免四害也。惟仁人君子曲體人情深悉民隱當借者則借之而弗吝不當借者寧靳之而弗與獎其勤而警其惰於中即寓激勸之意而其歛也又視歲入之豐凶